

这里有泉水

胡辛



这里有泉水

胡 辛



作家出版社

这里有泉水

胡 辛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75 插页: 字数:134千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3,000 册

统一书号:10248·085 定价:1.60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胡辛漫画像

马宏道 作

小 传

我，原名胡清，因对“人生就是茹苦含辛”初有品味，故笔名为胡辛。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出生于绵江畔的瑞金。六岁回到家乡南昌，读小学、中学，直至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六八年夏，命运安排我到瓷都景德镇教书，才晓得距城一百六十里之遥的深山老林兴田村，也属瓷都！在那里，我学会了砍柴、捡橡子、打板栗、晒柿果等活计，山民们坚忍淳朴的美德温暖了我这颗脆弱的心。以后到了景市四中、一中执教，终日里到瓷厂开门办学，算粗略了解到瓷工们独特的气质，于是自称半个景德镇人。随后又到富庶的乐平教书，于一九八一年回到省城南昌，依旧执教，自始至终与粉笔打交道，造就了一条宏亮的大嗓门。

书教得不赖，虽辛苦劳碌，在恬淡平凡中似有桃李芬芳之慰藉。不想近不惑之年竟懵懂闯入地狱之门。后半生将会是怎样的折腾呢？

目 录

序……………崔道怡 1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10

四个四十岁的男人 38

昌江情 71

海的女儿 92

这里有泉水 107

序

崔道怡

胡辛是王蒙“偶然发现”的。

那天，一九八三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王蒙接到了《百花洲》第六期，便顺手翻阅起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题目吸引了他，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鬼使神差地邂逅”使他饶有兴味地读了下去。“柳青”的性格和命运感动了王蒙，当晚就打电话给葛洛，向《小说选刊》推荐这篇“新人新作”。

第二天，我因工作上的事儿到王蒙家去，见了面他却先谈起昨天的“偶然发现”来，还发感慨：谁说今年的短篇不景气呀？这不是，我随手这么一翻就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吗！我受到感染，回编辑部赶紧找来看，果然不错。读到学生们为柳老师“送行”，不禁鼻子发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会议期间，评委们也大多赞赏。经过无记名投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当选

了。

假使那天王蒙有事儿，他接到《百花洲》便放在一边，此后又因这样那样的事务缠身没工夫翻阅呢……

但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胡辛发表这篇处女作时，已经不很年轻，三十八岁了。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人，才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除了自身的主观追求强烈而执著外，总还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影响。如果不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坛日趋兴旺发达，各个阶层、各种类型、各样年龄的创作人才，此起彼涌，如果不是以短篇小说为先导的文学创作，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无论内容的拓展还是形式的革新，都出现了空前的多样的繁荣，胡辛未必会拿起笔，拿起笔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样的抒情之作，也未必能得到肯定。

历史的新时期推出了胡辛。

最先“发现”胡辛的是《百花洲》的编辑们。新时期新涌现的众多期刊，为文学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而期刊编辑每从自然来稿选中一篇佳作推上版面，都应该说是一种“发现”。既跟广大读者见面，只要作品确有特色，就会被什么人进一步“发现”。《小说选刊》或同类刊物，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以及各地各级类似的评选机构，也会从各种渠道得知佳作流传的最新信息。退而言之，即便由于阴错阳差，《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未能获奖

——历届评奖都难免有遗珠之憾，这篇小说也能跟那些虽未获奖但仍引人瞩目的作品一样，在文坛上取得它的相应地位。

正在创新之中前进的现实社会总会“发现”胡辛的。

这是必然的。因为胡辛给短篇小说创作增添了一点儿新意，因为《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不甚一般地抒写了人情。

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感情——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是社会生活和变迁在人际关系上、内心世界里的一种折光反映。它原应成为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不妨进而引申说文学是人情之学——不写人情的文学能有几个真正的读者呢！但过去长期以来，由于极左的思想干扰，写人情竟成为文学的禁忌。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高缨小说及其同名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遭遇，便是突出一例。那“一段关于父亲、关于女儿、关于人间的爱与恨的故事”（引自该篇），问世不久就被扣上了“人性论”的帽子。幸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及时给它解了围：“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可惜，这种“不好”的状况后来愈演愈烈，直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伤痕文学”兴起，才算有了转机。“伤痕文学”是以激情喷发的形态出现的，但它

大多属于就事件本身表层揭示社会问题的篇章。真正以写人情为内核的小说，直到一九八二年起才自成一格。铁凝的《哦，香雪》获奖，标志着、显示着短篇小说艺术发展进入一个新里程、新天地。随后，一九八三年初，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拨动广大读者心弦；年末，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王蒙“偶然发现”……

获奖前后，人们对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多有评论。其中，《小说选刊》的编者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有可读性。一篇短篇小说写四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写一个大故事中的四个小故事，是相当困难的，但作者胡辛的这一处女作负重若轻，一股清溪顺畅地沁入人的心田。”所见甚是。其他评论，或称道人物个性描写，或赞赏故事结构技巧，或阐发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从抒写人情这一角度来窥探它则似未曾见，而我独乐于品尝那“一股清溪顺畅地沁入人的心田”的滋味。我以为，“一股清溪”，就是人情——二十年后同窗邂逅，忘情聚会深情回首，几多纯真几多激动，几多变化几多感慨，有的忧虑有的消沉，有的失落有的充盈，子女、爱情、婚姻、家庭，理想、事业、奋斗、献身……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在这些人生课题面前各有不同的抉择与经历、苦恼与欢欣。小说没有单一地单向地单纯地写人写事写理，而是以情为轴，把四个大半生交织在一起，组成一个多方位的立体世态图，显示出历史的变革。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的变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胡辛构思时也许并没有明确想到要写“力的平行四边形”，或只不过是感于凝聚在四个四十岁女人身上错综复杂的人情，因而才“鬼使神差地”让她们“邂逅”起来各诉衷情。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差异和对比，作者在顺畅的描叙中流露出的感情，却使我们领悟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所在——对事业、对亲人博大深沉、忠贞不渝的爱，才是最宝贵最崇高最美好的人情。

这大概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她在开篇提问：“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又在结尾写道：“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们啊，答案在哪儿呢？”似乎想在妇女问题上做文章，抒写女性应有的自爱自尊自强自重。而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却在学生们为“柳老师”送行——这才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的思想内核，也是胡辛对于生活艺术感受的“圆心儿”。正是这样，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不少作家作品之中，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无论究竟自觉与否，他们思想艺术的真正“圆心儿”，实际上在于抒写人与人间温暖友爱的感情。确实这

样：作家忠实于生活，生活会报答作家，有时即便你自己尚不十分明确，生活在你笔下也能进行“自动调节”，艺术本身的内在规律可以帮助作家在生活中找到自己。近年不少小说之所以催人泪下，主要原因有时并不就在作家原定的意图，即使作家动情因而“自动”倾注笔端因而也使读者动情的，常常恰是这一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所呼唤所向往所珍惜的东西。遭受十年动乱摧残，人与人间的温暖友爱显得更需要更可爱更贵重了。只要你的心与人民息息相通，这是无须着意开掘就能感应得到的。胡辛也感应到了，所以她在艺术实践中把握住了她所领有的生活的“圆心儿”。当然，她还得上在艺术上找到自己，这才不会与人雷同。看来她也已初步找到了——“一篇短篇小说写四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写一个大故事中四个小故事”，即运用时空跳动的散射笔法、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把一组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组合成为一幅多彩的画图。这是新颖别致、巧妙有味的。那夹杂其间的格言警句，也颇助人读兴。刚起步时便能找到自己，这是很不容易的。胡辛以她的处女作即成名作亦即获奖作预示了她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果然，两年以后，胡辛又连续发表了二十多万字各有其特色的中短篇。现在，她的第一个专集即将出版。统观辑在这里的五个中短篇，我们不难发现，她生活和艺术的“圆心儿”，还在于抒写人间温

暖友爱的感情，在于散射笔法与网状结构。而且，在这方面，愈是下了功夫，作品愈见精彩。

《昌江情》，写故乡情，母子情。大学毕业生李昌“没有留校，没有留在大城市，坚定不移地回到了昌江的怀抱”，但这“就等于和母亲、和故乡没有距离了吗”？小说细腻地描绘了这种亲近中的距离，距离中的深情。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母亲，理解故乡”，洗衣机固然可以从棒槌下把人解脱出来，但人的劳动本分、人的互助精神，是不该因现代化而退化的！“秀秀”和母亲“相处得多么融洽”，“姨娘家惦记疤生、梁三他们几个单身汉”，这才是母亲的心、昌江的乡情。作品写得情切切意绵绵，如“汨汨流淌的江水”，拍击着人们心中自筑的“护坡堤”。

《海的女儿》，也写邻里情，母女情。研究生丹丹“怎么也弄不明白，在艰难岁月中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到了灿烂美好的今日，竟会产生深深的隔阂”。妈妈居然接待和帮助曾经批斗过自己的人，这使“一个也不宽恕”的丹丹心情“黯然”。但当她来到大海面前，当她听到乡亲老俵嫂的哲理净言——“与海相处太近的人，往往会忽略海的伟岸、博大和深沉”，“丹丹心头一惊”，“一种净化和升华的情感流遍全身”。这一篇写得精粹，且有象征意味，然而那对人与人间宽厚亲善的呼唤，更见分明。

《四个四十岁的男人》，可以说是《四个四十岁

的女人》的“续篇”、“姐弟篇”。和写“女人”手法相同，胡辛这一次把四个四十岁的男人的性格和命运联缀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时代列车运行图。他们素昧平生，萍水相逢，谈论的话题却也是爱情、家庭、事业、人生。如果说“女人”所叙，重在昨天，感叹于历史的曲折和女性的艰难，那么此番“男人”所议，重在当今，则激动于现实的改革和匹夫的责任。前者幽深委婉，沉而有力；后者明快诙谐，轻而不飘。那“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的歌声，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想能唤起读者当中跟小说里“厂长、老倭、干部、教师”同为“老庚”一辈人们的共鸣。

胡辛抒写人情的笔墨，更多倾注在中篇里。她在《这里有泉水》题记中说：“我愿：你能看到一颗颗有痛苦有欢愉、有惶惑有追求、有血有肉的怦怦跳动的心……”这愿望是实现了的。小说以在爱情与事业上都有不同一般遭遇，却又颇能概括一般命运的新任女副校长树云为“圆心儿”，散射地勾勒了一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除了那个“反面”人物刻画得略失简单浮面，作为中学教师三代形象的老中青六个人，都描绘得各有其生动和动人之处。他们对待事业、爱情、家庭、友情的种种言行，映现了忠诚教育、热心改革的人们的现实处境与心境。改革何等艰难，但心向改革的这个小小人间又是多么温暖。“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有点琐屑的

老师，只要他执著地、勤奋地、忘我地在他的‘责任田’上耕耘，敬和爱便伴随着他……”这是阻挡不了的，谁也阻挡不了人们对事业的爱和对爱事业的人的爱，尽管总有这样那样的力量总要进行这样那样的阻挡，新时期毕竟已经打破了如盘风雨曾布下的人间樊篱。“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吧，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于是，三代人欢聚一堂，有情人终成眷属。爱的泉水滋润着每一颗为历史前进而怦怦跳动的心，也必将会净化每一个也曾把生活误看作沙漠的灵魂。

话说回来，机缘与命运有时也十分要紧。不少初登文坛的作家，正是在获奖之后打开闸门，文思畅达，如泉喷涌的。当初，在胡辛走上文学之路时，为她推助一臂之力的，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毕竟是王蒙。那么而今为胡辛的集子作序的，还得是王蒙。但王蒙实在太忙，就在我写这段文字时，他又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了，大概胡辛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点了我的名。这使我既荣幸又惶恐。作序是要有相当水平和资历的，我都不足。我只是一个编辑——第一个读者，只能提供一些情况，谈一点粗浅而又不无偏见的读后感。这不能算序言，这只能说是介绍，向更多的读者介绍：请看这本书，《这里有泉水》。

一九八六年元月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

作者问于“三八”节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何况是四个女人！更何况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她们自小同窗九载，从六二年分别至今长达二十年，今晚，却鬼使神差地邂逅。

省妇女保健院住院部的庭院委实是小，在这有“火炉”之称的省城，闷热、烦躁的夏夜，谁在病（产）房里呆得住？幸亏出门就是繁华的大道，隔壁就是高矗的百货大楼，横过马路就是热闹的工人文化宫，行动不太困难的病友可投身到那人海中去。所以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才能占据庭院中葡萄架下唯一的石桌和四个石凳，得以尽情叙别。

四十岁，对于女人来说，真是不可宽恕的年龄。青春，彻底地在这个门槛上告别；衰老，不可遏止地从这里起步。柳青——昔日苗条、机灵、高